

形形色色
DE
女犯

司马公主编

形形色色的女犯

司马公 主编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形形色色的女犯

司马公 主编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

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

吉林省科技情报所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开本, 10印张, 225000字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长春第1次印刷

ISBN 7-5059-0769-7 / I 521 定价: 2.75元

卷首语

这本书，是以我国当代女性犯罪为题材的纪实小说精选集。这些形形色色的女犯，虽是女性世界中的极少数，却有着不可小视的危害性。她们行窃、诈骗、卖淫、谋杀……无恶不作。她行骗，会令受骗者乖乖奉献；她行窃，贼手可随意伸到你的禁区，易如囊中取物；她谋杀，那双温软白嫩的手臂，便可轻轻把你拉进地狱……

平时，你对贼目鼠眼、留着小胡子的陌生人，可能会有戒备；然而，面对居心叵测却娇媚多情的女郎，防线未必紧绷，说不定不攻自溃；正因为如此，有的人才上当受骗，有的被害得家败人散，有的甚至身首异处……

读者朋友，当你悬着心读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时，别忘了，这都是发生在昨天的真事。

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”。这些精彩的作品，倘能对人有些警策作用，那当是编者之愿，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。

司马公

1988.7.15 于长春

目 录

- 落人黑网的少女 [中篇纪实小说]
.....吴穗军 (1)
- 铁路线上的女贼集团 [中篇纪实小说]
.....流 星 (32)
- 当代淫妇潘金莲 [破案纪实小说]
.....未 名 (97)
- 奇特的女强奸犯 [破案纪实小说]
.....阿木 湘城 (128)
- 两次死罪的新娘 [中篇纪实小说]
.....仲白文 (151)
- 女人贩子覆灭记 [破案纪实小说]
.....苏志松 (177)
- 梦想当明星的姑娘 [中篇纪实小说]
.....李彤河 王爱敏 (200)
- 不露面的恋人 [破案纪实小说]
.....婷 婷 (227)

- **贪污巨款的黄花女** [破案纪实小说]
.....云 飞 (241)
- **窃听器里的真情** [破案纪实小说]
.....郑贵韬 (255)
- **失足少女的爱** [破案纪实小说]
.....张曼丽 (266)
- **浙江女子监狱纪实** [中篇纪实文学]
.....张邦友 (282)

落入黑网的少女

● 吴穗军

泪水汪汪的摩登小姐

开往九龙的列车离开了广州，飞快地向前奔驰。尽管美丽的田园景色在窗前掠过，但我无心欣赏，我的心早已飞往梦寐以求的天堂——香港。

昨日，我花了八百多元人民币，在全市最豪华的南丰酒家宴请了亲戚朋友，向大家告别。他们都对我说了很多吉利话，只有母亲有点担心。她说：“香港花花世界，什么人都有的，你千万不要好的不学，坏的学齐啊！”她说完眼眶红了……

一个很熟识的嗓音使我从回忆中惊醒过来。这嗓音是那么清脆、悦耳，象唱歌一样。但仔细一听，又似乎感到陌生，它浪声浪气，使人听来很不舒服。我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年轻的摩登女子手中拿着一瓶酒，不时咕噜咕噜地大口喝着，身子摇摇晃晃似醉非醉。我不禁大吃一惊：那身材，那声音不正是我日夜思念

的邵美华吗？——不对！她不会那么瘦吧！她到香港两年多了，奶油面包和高蛋白的营养应该对她起作用嘛！我正要看个仔细，她却将身体转过去了。

背后这个女子，穿着桔红色的皮衣，雪白的喇叭裤，高跟白皮鞋，卷发垂肩，象是个香港的阔小姐，她突然转过脸来，和我正好打个照面，我惊呆了，轻轻叫了一声：“美华，是你！”不知是因为声音太小，还是录音机的杂乱音响充塞着车厢，她竟没有听到我叫她，而且好象也没看见我，还在边说边狂笑，似乎有点精神失常。突然她站起来，喝了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摔杯大笑起来，醉醺醺地喊着：“亚威，你……你们害我，迫……我……”她又哭又笑，神态失常，搂着那个“亚威”的头，将一瓶酒灌进他的嘴里。亚威立即将她推开，但酒已泼到他的西装上，气得他面上红一块，紫一块，左眉上边那二寸长的刀疤在闪闪发光。突然，他举着粗大的手“啪”一声打在美华的脸上，她手中的酒瓶跌碎了，只见她摸着自己面上红红的巴掌印，滴下了几滴眼泪，接着又狂笑起来，“你打吧！打死我吧，我不想活了……”

坐在左右前后的人个个若无其事，视而不见似的，倒是坐在我左边的那个女人的丈夫忍不住站起来，想上去劝劝，但马上给胖妇人拉住：“别狗捉老鼠多管闲事！”眼见亚威一手抓住美华的头发，欲将她的头撞向墙壁。“住手！”我再也忍耐不住了。走过去盯着那个叫亚威的人，“为什么打人？”

他嘿嘿地冷笑两声，嘴上的两撇八字胡动了两下说：“哼，打我老婆关你屁事，滚开！”

突然美华惊叫起来：“强哥……。”

美华终于认出我来了。她惊惶万分，泪水汪汪的大眼睛

瞪着我，我迟疑起来。亚威也收起了打架的姿势对美华说：

“你刚才喝醉了，知道吗？”

美华呆呆地点了点头，那双泪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是痴痴地看着我。亚威见此情景，问道：“你认识他么？”

美华只是点了一下头，亚威跟着又问：“什么时候认识的？”

美华惊慌地说：“他是我以前的同学。”说完，眼泪象流水一样流下来，猛地扑在茶几上失声痛哭起来。这时一个乘务员和一个民警向我们这边走来，我急忙坐回自己的座位。女乘务员走到美华身边亲切地说：“小姐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美华看了看他们，正想说什么，亚威便抢着说：“刚才她喝了一些酒，醉了一会儿就好的，没什么。嘿嘿。”

乘务员见风波平息了，便走到下一节车厢去了。

美华埋在茶几上低声啜泣着，左右的人窃窃私语，低声议论着刚才的事情。亚威点着了香烟，用力吸着，瞪眼扫视着周围议论的人，顿时鸦雀无声了。在沉闷的气氛中，我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装成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。但我的心始终不能平静……

冲散了，在边境的密林中

一九七七年，我还在省艺术学院读书，一心迷在贝多芬、莫扎特、斯特劳斯的音乐作品里，并构思着我的处女作《青春圆舞曲》。当时的朋友陈志高在学院里拉提琴，是我表妹的男朋友。那天他们约我一齐到白云山玩。

早上我起床，正想拿一些上山用品，陈志高已经推门进来了，他一眼瞥见台上刚写完的乐谱，一边翻一边说：“好

呀，我的作曲家，又在构思什么惊人之作了？”我边擦脸边说：“刚完成的圆舞曲，还粗糙得很哩！”

“让我试一试，”志高兴致勃勃地打开小提琴盒，“近水楼台先得月嘛！”

他摆好的乐谱，试一下琴音，便拉起来了，房间里顿时充满了轻快活跃的旋律。一曲终了，只听外边有人喊：

“好！真不愧为小提琴家！”我扭头一看，才发觉除表妹外还多了一位客人，连忙说：“你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快请坐！”

表妹笑着说：“我来介绍一下；这是我的同学，叫邵美华，她父亲也是在香港的，在广州只有她和她妈妈。”

表妹说完看了美华一眼。美华莞尔一笑，大方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打搅你们了，请你们继续演奏下去，我也很喜欢听音乐。”

表妹得意地说：“表哥，美华的舞姿美极了，我看，你们艺术学院的舞蹈家也不一定比得上她。”

我用惊奇的目光看了看美华。表妹对她的夸赞和我的眼光，使她的脸突然红了起来，她局促地说：“别听她吹……”

志高兴致勃勃地提议说：“好，让我们来伴奏，请美华跳个舞吧！”

在表妹的煽动下，美华终于忸怩地点了点头，随着轻快抒情的乐曲翩翩起舞。

她那修长健美的身段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我。她的每个舞蹈姿势，一举一动都是那样优美。她的表情是那样的动人，而且舞得很有节奏感和音乐感。曲终舞罢，志高情不自禁地对美华说：“太好了！你实在跳得太好了！”

表妹神气地说：“她是我们学校的舞蹈皇后。”

我倒了杯茶，热情地送到美华的面前说：“跳累了吧？请喝茶。”

她抿嘴一笑，轻轻说了句“谢谢，”接过了杯子，坐在长沙发椅上。

“你既然喜爱舞蹈，为什么不进艺术学院深造呢？”我惋惜地说。

“我……”美华神色黯然，有些伤感：“家庭出身不好，又无后门，哪有福气进学校深造呢？”

“那是过去‘四人帮’极左路线造成的，现在一切都变了。”我鼓励她说：“艺院快要招生了，希望你能参加考试。”她的眼睛立刻放出了异彩。

这一天，大家高高兴兴地带着食品到白云山游玩，直到傍晚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不久，美华终于考进了艺术学院舞蹈专业。就这样，我和美华见面接触机会越来越多，爱情的种子在我们的心上发芽了。

有一天，正当我们倾吐着今后的前途、理想的时候，我妈妈兴冲冲地拿着一封信走进来说：“亚强，你爸爸给你的信。”

我拆开一看，信上写着：

强儿：我打算新办一个贸易公司，但香港虽大，却找不到一个可信赖的人当经理，希望你抓紧时间办妥赴港手续，如申请无望，可设法偷渡……届时我会接你……

看完爸爸的信，我不知怎样才好。申请须经过“五关”层层审查，怎能“抓紧时间。”偷渡？能行吗？不能！这样做不但是非法的，而且很危险。怎么办呢？这时，美华挨在我的身边说：“什么事，能给我看看吗？”

我觉得我俩的关系已经明朗化了，这件事也无需对她隐瞒，便把信交给她。她看完信后，很高兴地说：“我们一起设法偷渡好吗？”我吃了一惊。

她神秘地凑近来低声说：“现在我什么都告诉你吧，我爸爸也曾多次要求我到香港去。”

我犹豫片刻，劝她说：“我们现在在学院里一起学习，生活不也很好吗？”她叹了口气：“在这里学习，只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如果到了香港，凭着我们的条件，不愁当不上电影演员或电视演员，更实际一点说，你父亲的贸易公司还在等着你去当经理呢？象你这样聪明能干的人，何愁干不了一番大事业？”我开始动心了。

那一天傍晚，晚风如火。我和美华及她的一对男女朋友，按照事先议好的计划行动了。不料在边境的密林中，我们被巡逻队冲散了。夜色茫茫，我辨认不出东南西北，跑来跑去，竟折回旧路，最后只好返回家里。这一次出港失败了，我也死了心，但使我不安的是，美华失散后杳无音讯

.....

来到了花花世界

“强哥！”我突然被轻微的叫声唤醒，只见美华偷偷丢给我一个纸团，我忙将纸团收起，正想问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只见她一转身又坐回原来的位置上，她用淡红色的纸巾擦着眼泪，不敢看我一眼。我忙将纸团打开，只见写到：

强哥：请将你的住址或电话号码给我，千万不要让坐在我身边的这个魔鬼知道我们从前的关系，我们找机会详谈

.....

从字里行间，我觉得美华现在正身陷虎穴之中，情况险

恶。斜对面，美华又用饱含泪水的眼睛，哀求似地望着我。我心中不忍，立即用眼睛致意，而且迅速地写了我父亲公司的地址及电话号码，装着上厕所，走到她身边，偷偷把纸条塞给她。

火车到达九龙车站，亚威拖着美华，租了辆“的士”走了，我呆呆地站着，思索着在车上发生的一切。两个小时过去了，才见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驾驶着一部天蓝色的小轿车开到我身边。一个高大的、穿着一套笔挺西装、头斑发白的老人走下车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父亲！我高兴得大声地叫：“爸爸！”“亚强！”父亲也激动地张开两臂。

开车的姑娘走到我身边，父亲连忙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孩子黄亚强。”又指姑娘：“这是我的秘书李芬娜小姐！”

李小姐对我客气地说：“我才疏学浅，滥竽充数，今后还望先生多多指教！”

我急忙说：“李同志，哦不，李小姐，别客气，我倒应该请教你才是哩！”第一次称呼人便叫错了，脸上犹如火烤一样灼热，幸亏李小姐不在意。她笑了笑，殷勤地接过我手中的行李便一起上了车。

见到了父亲，我总算松了口气。父亲比几年前胖多了，红光满面。今年他已经六十多岁了，但看上去却象是四十多岁的人一样。父亲微闭着眼，象在思考着什么問題，李小姐专心地驾驶着汽车。我欣赏着街上两边光怪陆离的广告、商店和行人。这里与我住惯的广州完全不同，真是花花世界，难怪有人称这里是“天堂”呢。

“昨天深夜我才见到你的电报。”父亲说。我马上说：“我已经给你发了三封电报。”“唉！”父亲吸了口气，象是有什么难言的隐衷。

小车突然停下来，李小姐拿着我的简单行李说：“黄先生，请跟我来吧！”

我跟她和父亲一起走进一座大楼里，踏上电动升调机，不一会就到了十七楼，过几步，就是十七楼C座。李小姐开了门，我们进去后，父亲一边关门一边说：“亚强，你暂时就住在我这个房间吧！”

“你不是住在大港那边吗？”

“这是我独自休息的地方，连你细妈也不知道呢。将来我再找一座好的给你。”

我仔细打量着周围：两房一厅，都铺着厚厚的红地毯，安排我住的这房间，窗下一张写字台，台上放着几本书，几本画报及一些报纸，李芬娜给我们送来了两杯咖啡就出去了。

我坐在沙发上，等待着父亲的安排。他用力吸着烟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喝一口咖啡后说：“以前，我很希望你来香港，助我一臂之力，但是……现在，我不知怎样安排你好。”

我赶紧问：“你的贸易公司不是要我来当经理吗？”

“这是两年前的事了，如果你在贸易公司开办之前来就好了。现在经理的位置被你二舅父占了。”我见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好象有些愤怒的样子。我惊了：“我在香港也有舅父吗？”

父亲继续说：“你细妈有两个哥哥，大哥在永胜建业公司当经理，二哥在永荣贸易公司当经理，我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，还要事事听你细妈的主意呢。”他抖动着手拿起咖啡一饮而尽，又问，“你既然到了香港，有什么个人打算？”

我连忙说：“我到来实指望靠爸爸来安排，我自己从来

没有考虑做什么。”

父亲说：“即然如此，你就暂时住在这里。你喜欢做什么生意，做好计划，需要多少钱，你就跟我讲吧。”

我很为难地说：“爸爸，我初到这里，不懂得做生意，还是让我到你公司当副职或是随便做点什么，好学点东西。”

父亲马上说：“学什么？跟着你舅父的尾巴有什么好学？我要你为我争口气，要胜过他们！希望你事事多动脑，自己创家立业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父亲越说越激动，好象要和我吵架似的，接着又平静地说：“李小姐是个聪明的女子，她能助你一臂之力，有什么困难你跟她商量就行了。”说完他就站了起来。

这时，我才发现李芬娜已站在房内。她对我父亲说：“总经理，已经在酒巴间留好席位了。”

“好，那我们就去吃饭吧！”

我们在酒巴间吃过饭后，父亲拿了五百港元给收款的。我连忙问：“这几碟菜就要收五百元？”父亲没有回答。出了酒巴间，芬娜才告诉我说：“实际我们吃了四百五十元，总经理多给了五十元小费。”

吃一顿饭就够我在广州几个月的伙食了，我不能不感到吃惊。

“李小姐，你带亚强回去休息吧。他刚到香港还要请你多多关照。”父亲对芬娜说完后就拿出三张一千元港币给我说：“你先拿这三千元去用，用完再说。跟李小姐回去休息吧！”说完，就坐“的士”走了。

我们送走了父亲，回到十七楼C座。李小姐住在我右边的房子里……我洗完澡后，躺在厚厚的富有弹性的海绵床上，

觉得很舒服。大概是几天来没有睡过好觉，不一会我便进入了梦乡。

充满女性魅力的芬娜

第二天醒来，已是早上九点钟了，芬娜早已准备了早点。我们一边吃一边交谈着。我问她家中还有什么人，她沉思片刻后，慢慢地说：“我的底细只有我养母才知道，可惜她已经死了。”

“凡你所知的，能说给我听吗？”我问。

她说：“香港人是不喜欢别人问家庭底细的。不过，既然你问了，我就说说吧。我母亲生得很漂亮，让一个美国商人看中了，当时母亲没有工作，生活很艰难，而那个美国商人又答应结婚后带她回国去。于是我妈就与他结了婚。那知结婚半年后，这个美国商人便无影无踪了。我母亲曾四处打听他的消息，犹如大海捞针，不久就生下我这个苦女儿。后来，我母亲收到了这个商人从美国的来信，信中说 he 已破产，没有钱养活我们，并叫我母亲另找男人。我母亲看完信后，气得昏了过去。第二天，她将我寄放在朋友家里，便跳楼自杀了。这些事都是我的养母告诉我的。我高中毕业后，便在你父亲的公司工作，一直在做秘书。”

这时，我才发现她有点象外国人：长着金黄色的头发（我还以为是染的呢），乌黑的大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胸部丰满，充满女性的魅力。她是个身世凄凉的人啊！“香港非常复杂，什么人都有。”看来我妈的话说的不错。我见芬娜说起凄凉的身世时，好象满不在乎似的，我忍不住又问：

“你一出世便没有父母亲，不觉得很孤独吗？”

芬娜笑了笑说：“现在我不是很好吗？一个月得一千五

百元薪水，吃的、用的、住的都是你父亲包起来。黄先生，你知道我的身世后，不会看低吧？”

我连忙说：“不会，岂敢，岂敢！”

“我们去逛逛街好吗？”临出街前，她还教我如何打领带才好看。就这样，我们每天到外边玩玩，回房里就倾谈或看电视，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星期。可是父亲却一直没有来过。

虽然是几天时间，但我与芬娜一天天亲热起来了。她是个爱说爱笑的活泼姑娘，既聪明又很会体贴人，也善于奉承人（大概由于她的身份所致吧）我不知不觉对她产生了好感。

芬娜说：“请你不要整天叫我小姐、小姐的，就叫我的名字吧。”我点点头表示同意。“爸爸叫我做生意，那我该做什么生意呢？”我问。

她笑着说：“放心吧！你父亲一定会安排好的。他叫你自己找生意，只不过是要你多动脑，就算你自己真的找到生意，他还不放心呢！说不定这几天他正忙着为你安排呢！”

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，她年纪轻轻，便懂得那么多人情世故，做事老成练达，父亲也算有眼光，叫她来帮我，我也可以放心了。不过我又想：香港亦不乏能人，爸爸为什么偏偏叫个年轻姑娘来帮我呢？莫非爸爸另有打算？这时我忽然想起了美华，她现在怎样了？会不会到我父亲公司找我？

.....

“你在想什么？不喜欢我吗？”芬娜的活一语双关。我也只得说：“既然是父亲安排的，我哪有不喜欢的道理。”

她高兴地握着我的手问：“那你是爱我啦？”边说边解开了衣服。